

陈春文 著

# 栖居在思想的 密林中

——哲学寻思录



兰州大学出版社



陈春文 著

# 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

——  
哲学寻思录

兰州大学出版社

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  
哲学寻思录  
陈春文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甘肃新视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4 千字 印数:1—3000 册

---

311—01538—3/B·35 定价:15.50 元

# 前 言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可我属于那种不仁不智之人，这就断了做文人的路；我对知识天空密布着的乌云始终心怀疑虑，没有热情参予专家集团的专业分工。对知识的价值总有保留，自然也不被知识世界赋予价值；又断了做知识分子的路；精明的人靠拢权力，浪漫的人执着于权利，我既不精明又不浪漫，这就做不好社会中人。想来想去，字典里留给我这等人的只有思想和自由两个字。好在这两个字不相互仇视，而是相互支持着。正是依靠这种内在的相互支撑，我才敢把它们集成一本书，奉献给或现丑于思想者。

在这个精神浮肿的年代，不要说思想的浪花，就连良知也消耗到了动用储备的程度，而我们是否真的在思想和良知上有所储备，想必思想界（有否？）是心中有数。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应该知道做些什么。本书有何意义？无非是做些什么。至于做好做坏，那就是任人评说的事了。

无论实际上做的好与坏，只要在哲学的名义下思想，并且力求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都无法忽视下面五本我认为必听的书（我以为读书有三种境界——念书、读书、听书，我是倾向于听书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海德格的《存在与时

间》。本书虽然不打算单独列出参考书目,但自己的思想是与这五本书深深地纠缠在一起的,尤其是海德格的书。

哲学源于惊讶,这是个有份量的论断,但仍不够充分。问题的实质在于能不能在惊讶中居住下来,使思想的基本语汇不断得到滋养,使哲学家们真正拓宽哲学事业。反应式的惊讶与在惊讶中安身立命完全是两回事。再加上思想的道路林林总总,居之越深,则越惊讶、惊愕、惊恐,而深居之人无一不付出深刻代价。生活在这个被围了一层又一层的地球上的人们似乎越来越付不起这个代价了。所以,本书的读者不可能是群众,只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人,或者就是这个人。

本书无法被科学分际所限制,因为科学与哲学同在同一条形而上学道路上,它们是一体两相,它们是同源关系,不是派生关系。所以,我们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基于这个现实,较之于流传意义上的哲学读者来说,本书更适合于有思想批判要求的自然科学家和对思想处境真正有所洞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无论人们以什么名义从事思想活动,只要入了深刻处都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在思想上没有领地意识和门户之见的人,即所谓自由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尼采的想法一样,本书是为自由思想家而写的。

如果本书给读者带去了一点愉快的话,这首先要感谢张克非先生、陈文江先生和王永强先生。是张克非先生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并为此付出了作为出版家的所有热情和真诚。陈文江先生不仅引荐本书出版,而且对本书的形式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我这里要特别感谢王永强先生,这不仅因为他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而且因为我本人特别惧怕技术性劳作,对在这方面协助过我的人的感激就更多出几分。在这个充满有限性的世界上,只有感恩的生活是无穷的。



你还不够孤独，  
所以你写书，  
但愿你的文字，  
能助思想以独步。

陈春文，1961年  
3月生，山东省平原  
县人，现任教于兰州  
大学哲学系。

# 目 录

前 言.....	(1)
思想聚集着思想者(代导言) .....	(1)

西方思想的地基是哲学,哲学的轮廓为真理语言。中国思想的根脉是天地人际,天地人际讲的是道理语言。讲道理的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实质是折两用中。讲道理广开德性,但不生产知识。西方的哲学传统构造文明,中国的道理传统化育文化。文明靠公理传播;文化随乡俗传统。文明重通约,重可比性;文化重道德修养。文明拓展知识空间;文化仰仗权威话语。哲学的真理语系培育公民社会形态。天地人际的道理语系支撑着私民社会的形态。公民社会信赖公理,私民社会依靠教条。同时掌握真理和道理两种语言,同时了解文明和文化的秉性,同时摸出公民社会与私民社会的脉律,是学贯中西的全部内容。

## 哲学说希腊话 ..... (36)

希腊人有话要说,他们要哲学地说。他们在“史诗”中被说,他们在“悲剧”中交替着说,他们在哲学中自己说。哲学使他们能说,“我师我自己”地说。“存在”即是说,“我师我自己”地说,它不是关于什么的说,而是说本身。一经提出非存在,就进入证明的说,就是关于什么的说。这个说的改变,意味着哲学由爱智慧的本义进入形而上学的理解。希腊人从存在还是不存在到既存在又不存在到此一存在与彼一存在的辗转,对奠定哲学这一特有的思想道路具有天命性质。这些情结交错在史诗、悲剧、正义和哲学中,交错在宙斯、狄奥尼索斯、阿波罗和厄洛斯中,融入到逻各斯中。

---

## 逻各斯与哲学话语 ..... (61)

逻各斯不只是在阳光和影子中交错移动的界限,而且是忘川河的河岸,岸内世界之为世界的意义是由忘川水的流动赋予的。河的岸不是一条,而是两条,所以它不讲基督教意义上此岸彼岸的话,而是讲源头的涌现,讲两岸内的存在,讲伟大的现实性,讲生命的有目的的漂流,讲生与死相互延续着的诠释。在是任何一种存在的源头,思是任何一种思维的发祥地,从在到存在,从思到思维的这个形而上学萌芽生长的过程,就是逻各斯的内在历程。逻各斯就是使存在境遇



进入可说状态的全部思想的可能性。逻各斯是存在在开放中敞开的路。

---

## 亚里士多德与作为存在方式的形而上学 ... (94)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世界人,是世界之为世界的事件,因为哲学传统中所谓的世界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世界。他的这个思想地位是通过物理——后物理(形而上学)的思想格局奠定的。自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实际上要说的就是指形而上学。他在取消了哲学为爱智慧的本意后,在形而上学中重又为哲学和科学开出地基。所以他是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是他使哲学与科学具有同源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一方面,他毫不含糊地将哲学、形而上学也理解为科学,只不过是存在之为存在为对象的科学,另一方面,他也把物理和数理理解为哲学,只不过它们不是第一哲学,因为它们不以存在自身为谜语。

---

## 存在之听与存在之学..... (130)

存在是西方思想史上争议最多的一个词,因为它肩负的使命过于深重,这个误解最多的词通常是以存在论和本体论的名义进行的。存在本是不可以论的,给了它论的性质它就无法存在了。本体论企图给自在

以证明的性质,而且往往是在宗教的需要下进行的。这些称谓都越来越远离存在的思想要求,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在存在之学的语境下被赋予使用价值。所以存在的语义力量慢慢变成了存在学称谓。日尔曼人的思想经验告诉我们,存在是学不到的,因为存在是命运,不能分解,不能选择,介入命运的唯一方式是倾听,思想之听,听存在的电闪雷鸣。

---

## 近代性与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 ..... (150)

近代的本意是新时代。新在哪里?新在人只以人的平面为世界终端上。它通过思维设定存在,通过主体设定客体,通过意识设定物质,通过自我意识设定自为世界,以致于出现了近代所特有的事态:物质的终点是意识,意识的极限是物质。使近代成为近代的那个性是知性。知性支配着近代性的话语权,而理性和感性均为知性扩张知识提供证据和担保作用。知性的本意为可理解性,处于意识联系中的就是可理解的,没有与意识取得联系的就是不可以理解的。所以,知性的关键便是构造意识联系。知性使存在落入意识联系的无限制要求中,并使存在本身也具有思维的品格,最终演化为存在就是思维着的人,并在思维构造中排除了信仰,并向形而上学本身发难。这些都是知性的固有本性,即把世界打碎为空间条件。

## “后现代”还是后形而上学 ..... (185)

“后现代”及“后现代主义”这些说法缺乏思想内涵，因为且不说后现代不是主义，即使它是主义，后现代总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现代又是相对于近代而言，近代又是相对于中古远古而言。这就把重大的思想迁移过程消解在无谓的历史分期中。在“后现代主义”名义下流露出的反本质、反实体、反价值、反秩序倾向，实际上是大跨度地走出形而上学。如果我们一时还不知道接替形而上学的境遇是什么的话，探入这个境遇中去的至少应该是后形而上学的视野，而不是什么后现代。后形而上学的处境相当复杂。只要它尚没有被一种强大而又明澈的思所引导，它就有可能被拉回到形而上学的惯力中去，从而完全遮蔽了思的全部处境，在混乱的力中做着无谓的折冲，或者它徒劳地求救于某种东方的情调，把思的遭遇肢解为文化的不疼不痒的组合，或者通过文明观念的放大机制放缓思向思维的决裂时刻。各种气息的混合使本世纪的思想主义最多，但各种主义的背后表现出的决心和决断力却最少，好像思与不思全然不重要，思想被沦为无关状态。无关状态可以具体地分解为：失语状态（零主义）、无评价状态（价值虚位）和无人状态（主体性流失）。

## 韵汉语与真理语言 ..... (235)

哲学讲的是真理语言,它通过命题的可证明性扩张自己。汉语不是命题语言,它不证明什么,也不反证什么,所以它不生产知识。汉语在韵中说话,有韵,汉语就流利畅通,无韵,汉语就梗塞难懂。掌握汉语品格的唯一方式是内读,即听汉语韵的涛声。外读汉语读不通,因为这是解读,韵不可解。语言是思想经验的神经末梢,韵汉语的秉性与哲学的命题语言相抵触。所以,哲学的真理语言的坚强的命题性格和证明性格一进入汉语语境就要诗意化。一方面,诗意化取消了真理语言的知识能力,另一方面,哲学的诗意化揭示了韵汉语的散文气质。哲学进入汉语的不可避免的诗意化带来两个值得关注的后果:本为一体的哲学与科学,一进入中国就被迫分开,科学固守知识而不能思想,哲学则进入诗的玄奥而不驾驭知识,也不能给知识提供思想能力;由于哲学在中国的诗意化,使国人忽视了以真理语言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扩张本性,这就从根本上扰乱了国人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化地位的判断能力。

思想具有上浮的本能,你必须把它压住,让它学会下降,下降到幽暗中。因为幽暗的居住者辖摄着世界的疆域。

——自题

## 思想聚集着思想者(代导言)

人栖身于世界,并使世界成为问题,成为人的问题。什么人栖身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要看他怎样理解人,怎样理解世界。这就使人之为入、世界之为世界处于无法穷尽的言说要求中,而且这些要求常常是在不能照面的情况下相互打量着。在人的言说中,说的最多的是人,但最陌生的也是人,而且说的越多越陌生。究其实质,在于人把人放到了一个其上只有人的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左看是人,右看是人,上看是人,下看是人,但就是看不见人之为人的基地。人之为人的基地原本是要在思想中看的。要使基地进入视野,首先必须学会思想。从根本上说,人是生命托付给思想的那个限度。思想有多深,人的经验就有多深;思想给出多少意义的理解,人的经验就有多少意义的关怀;

如果压根儿就没有思想过，人就不会使人成为问题；如果思想从来未思到自己的限度，人就不能真正地经验自己，只能在有关人的过渡状态上滑动。

思想，当然是人的思想。只是通过人的思想和关于人的思想根本不同。在关于人的思想中，人既是起点又是终点，起于人的假设，止于人的假设。在这种思想中，人本身就是个假设物，假设到了一个其上只有人的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面孔，被同样的假设所规定。在通过人的思想中，人既是假设者，又是被假设者，人在提出一切他所能提出的要求的同时，也被要求着，似乎有一种更深更广的力量要求通过人来讲，直至人从这种讲话中完全退出来，使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一旦人能从关于人的世界中退出来，从起止于人的假设中退出来，从人的世界中退出来，从价值世界中退出来，思想才真正开始讲话，真理才在思想的讲话中现身。

真正的思想要求人从假设中退出来。伟大的思想家运伟大之思想，标识其伟大性的东西就是能够从人的假设位置上退出来，使思想退隐到僻静之处，在寂静中运思。真正的思想是某种寂寞的东西、冷清的东西。思想是寂静之听，听寂静中的电闪雷鸣。在这样的思想中，人只是被援引者，是思想目击自己、见证自己的证据。人被什么样的思想所援引，人是思想的哪种意义上的证据，这才是在思想中真正与人有关的问题，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思想是人的思想，甚至出现了中国人的思想、印度人的思想和欧洲人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是有伴随物的。

对源出于希腊思想传统的欧洲人来说，思想意味着：哲学地思想。要么不思想，要思想就只能哲学地思想。哲学说希腊话，不说汉语，哲学在汉语中不会说话，哲学说汉语，要么完全变了味，要么听起来不伦不类，别扭。中国人的世界经验不处在哲学

的要求中,中国人讲理讲气,用哲学的透视法看不清中国人的脉络。很自然,没有多少中国人认真对待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注释哲学时是漫不经心的。因为哲学并不关乎中国人如其本然地思想。哲学并不关乎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事。如果中国人把哲学说成政治、说成权术、说成狡辩的话,你是不必生气的,因为这种理解无关乎哲学本身,它只关乎哲学的中国化翻译,这种翻译揭示出来的中国人的心态倒是对我们很有提示作用。国人对哲学不认真,那是因为没有必要认真,因为国人对生命的终极经验并非一定在哲学的说话方式中得到澄清。只要一阴一阳、一天一地、一男一女、一反一正,国人的世界框架就搭起来了,在这个架子里国人的经验就有秩有序,而且和谐优美,听不见裂变的刺耳之声。

但对欧洲人来说,离开哲学则是不会思想的,即使是在反对哲学时也必须是哲学地反对哲学,想跳出哲学自由地呼吸一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作为一种存在方式乃是欧洲人思想经验的边界条件。因此,无论国人能否接受,事实上总是:讲哲学,只要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那就是所谓的西方哲学。而且这种哲学只能从希腊讲起,最后还是要回到希腊那里。言哲学必称希腊,这并非仅仅是学术习惯,而且是基于思想的内在历史过程,这个内在的历史过程是照着哲学的样式展开的,这个哲学的样式便是希腊人的世界经验,欧洲人及文明概念内的西方人的观念世界始终就没有离开希腊人称为哲学的那种世界经验,世界之为世界在他们那里指的就是哲学。不仅世界之为世界是哲学的,而且问世界之问也是哲学的,不仅问出来的东西是哲学的,而且追问的方式也是哲学的,而且这一切至今仍是哲学的。随着西方文明扩散至全球,其它的文化传统也不同程度地哲学化了。一切被称为“人类的共同准则”、“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

的共同前途”、“人类的普遍权利”的东西，其实质就是传播由欧洲的内在历史进程中抛出来的哲学语言，这种语言以信仰、秩序、经验、理念、规律、自由意志及必然性等形形色色的名义讲话，每一种名义都无一例外地展开一个称为哲学的实体体系。在希腊思想传统内，既然世界之为世界指的就是哲学；人们栖身于世界也就意味着人们把自己交给了哲学。哲学终结了，意味着历史本身终结了，意味着经验世界的道路中断了。这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一般理性”所不能容忍的，是哲学所不能容忍的。人栖身于世界，必须有一个世界可以栖身，这是最重要的，至于栖身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是次一级的问题。有世界可供栖身，这是哲学之为哲学的事实，至于栖身于哪一种世界，这是不同的哲学家们选择的事实，但他不能非哲学地选择非哲学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可理解、无法设想的世界，它无法进入哲学的进而也是现实的世界经验。

真理这个字的本质强调的就是在哲学内思想的经验。所谓在哲学内思想的经验，指的是由证明体系所包围住的世界经验。不断延伸着的证明体系总是有这么三个环节：已经证明了的，用来作为证明的和要去证明的。这个证明体系完成于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证明了的这个环节由形而上学（后物理学）来承担；用来作为证明的这个环节由工具论（形式逻辑）来承担；要去证明的这个环节由物理学来承担。对应于证明体系的这三个环节，真理具有三种语义：批判意义上的真理（后物理学——形而上学），形式意义上的真理（工具论——逻辑），实证意义上的真理（物理——经验世界）。我在各种场合都强调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其道理就在于，是他首先完成了由三个环节构成的证明体系。哲学指的就是这个证明体系，而不是指的这个证明体系的某一环节。因此，不论人们从哪个环



节强调真理,它都只能是哲学的真理,都是在哲学内思想的真理。

自近代以来,有一股划分学科研究领域的风气。随着我们称为自然科学的实证学科的日渐普及,实证真理支配了真理的几乎所有的解释权,好像凡不处在实证关系中的证明都不能认为是真理。在这股风气的挤压下,自认为是哲学家的人也稀里糊涂地倾向于认为哲学自亚里士多德后就是形而上学。实际上,近代以降的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持这种看法,好像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是这样认为似的。这不是事实。亚里士多德称后人称作形而上学的东西为第一哲学,工具论意义上的真理和物理学意义上的真理在他眼里也是哲学,只是它们不述说存在本身,不是第一哲学罢了。亚里士多德作为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已经严重地削弱了希腊人思想经验中的作为爱智慧的哲学的思想力量,原本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的智慧之爱,通过亚里士多德变成爱真理,爱证明体系,沛然丰富的思想经验变成了纯粹的证明体系。而后人对亚里士多德证明体系的进一步裂解,使哲学如其本然地思想变得几乎不可能。这样一来,哲学家们只习惯于在形而上学内运思,固守批判意义上的真理,专注于对那些“已经证明了的東西”的清理,审察那些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东西。因此康德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海德格称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笛卡尔称形而上学为哲学原理。英国人牛顿把物理称为自然哲学,他不再把物理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引回后物理(形而上学),而是把物理引到数学里,使物理的性质在数学关系中得到规定。牛顿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实证真理的传播,并使形而上学成为某种令人反感的東西。既然哲学被混同于形而上学,哲学令人反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事实没有这么简单。只要思想还在说话,试图裂解哲学作为整个真理体系、证明体系的努力就不会完全成